



瓜子道

□侯发山

喜欢嗑瓜子的人,没有不知道“瓜子道”的。“瓜子道”是一种南瓜子的品牌名称,至今已祖传四代,他们精选颗粒饱满的南瓜子,经过卤制而成,湿润爽口,味道独特,老少皆宜,一吃大有欲罢不能的感觉。真的是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,河洛市一家大型商超的杨老板在五月中旬一下子订购了20吨,要求“六一”前发货。“瓜子道”的老板喜春网签了合同后,四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,三班连轴转。

到了5月27日,还有5吨任务,不出意外的话,再有三天完全可以完成任务,5月31日走物流不成问题。

就在这个时候,发财、福安等四五个人来请假回家收麦,说再高的工资也得回家。喜春愁上了。妻子美丽说:“添个蛤蟆四两力,咱两个顶班。”

喜春说:“蛤蟆不行,孙悟空差不多。”

美丽建议:“再招几个临时工?”

喜春摇摇头说:“眼下是麦忙时节,人比大熊猫都金贵。即便有人,新手培训需要三天,这个不行。”

美丽瞅着喜春的脸,犹豫了一下说:“我倒是有个想法……”

“有屁快放,别像羊拉屎蛋似的。”喜春平时文绉绉的,但着急了脏话随口就出来。

“要不咱收购其他厂的瓜子,冒充咱家的牌子……”

“你这话就跟放屁一样,等于没

说。”喜春截断美丽的话,不干不净地日嘍她,“人家看上咱的‘瓜子道’,咱不能胡来,不能坑人。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。一旦传出去,门缝里夹鸡蛋——咱就彻底完蛋了。”

美丽不高兴地看了喜春一眼,嗔道:“我只是说说,你可当真了。”

“想都不要想。”喜春狠狠瞪了美丽一眼。他拿起身边一个瓜子箱,指头捣着上边的广告语,示意美丽去看。

美丽不用看,也知道上边的内容:一个古老的村子,一颗有故事的瓜子,四代人的人文历史。自古诸事皆有道,道可道,瓜子自有其道,瓜子有道,瓜子有道,瓜子有道。她叹口气,迟疑了片刻,又说:“给杨老板打个招呼,拖两天发货咋样?”

喜春的头跟拨浪鼓似的晃了两下说:“我听杨老板说,当地有不少企业利用儿童节献爱心,才订购咱的瓜子。若是晚几天,黄花菜都凉了。”

美丽眼珠一转:“咱可以租几台收割机,帮助工人们收割麦子哦。”

喜春高兴地捶了美丽的肩膀一下:“这回你可放了个响屁。”

美丽疼得歪着身子,吡溜着嘴说:“咱的瓜子你也多嗑点,清新一下你的嘴。”

喜春一边给美丽揉着肩膀,一边说:“这段时间厂里事情多,吃饭不应时,可能脾胃不好,有口气。”

美丽忍不住笑了。

喜春这才恍然明白美丽话中的意

思,作势要打她,她转身躲开了。

听喜春说了租收割机帮忙的事,发财、福安他们几个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喜。

发财说:“喜老板,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照,收割机倒不是紧要的,今年的麦子遭雨了,湿漉漉的,收下来怎么办,这才是我们发愁的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脸色阴沉得像自家孩子被人丢进了井里。

啊?喜春大吃一惊。

“听说村里有人收购湿麦,三四毛钱一斤,我们怕是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了。”福安的脸色像隔壁老王欺负了似的,很是不爽。

“天灾啊,谁也没办法。”发财重重地叹口气。

喜春垂下头,想了半天,忽然抬起头,眼睛一亮:“停止生产瓜子,烘干车间的设备全部用来烘干麦子!”

“啊?”“这?”福安和发财面面相觑。他们都知道,喜春的厂子正在加紧生产瓜子,若不及时兑现合同,损失不可估量。

“就这样,发信息,收麦子!”喜春挥了一下攥紧拳头的手。

美丽给搞糊涂了,心说难道烘干麦子比生产瓜子更赚钱,能弥补瓜子厂毁约带来的所有损失?

喜春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:“免费给麦农烘干小麦!”

“……”美丽想阻止,但她清楚喜春的脾气,说了也是嘴上抹石灰——白说。

喜春,还有美丽,他们没想到,杨老板没有责怪他们失信,收到15吨“瓜子道”后,依照合同上的价格给他们打了20吨的款。杨老板解释说:“瓜子有道,老杨也有道。多出5吨的款项,你帮我捐给当地小麦受灾的农民。还有,从此以后,我们商超的瓜子只进‘瓜子道’……”

我所在的这座山,是北方常见的小山,没名儿,在河之南,就叫“南山”吧。它的臂弯里,揽着一道沟,北方人叫做“峪”;“峪”中多山石,多树木,山石之间多松鼠出没,在你眼皮底下,一闪,隐入了石缝儿,只露个蓬蓬松松的大尾巴,伞一样撑着。

松鼠,被乡下人叫做“鸽翎”,这个峪,就叫“鸽翎峪”。

有名气的事物,大多复杂,山也一样。那角角落落缀满了辞赋和诗行的,是有名气的山。南山什么也没有,没有诗文写它,没有画家画它。当然,要写、要画,也是

有无限幽趣的;只是,名山胜景那么多,谁顾得上它呢?因此,文人没来过,墨客没来过,天天来的只有日头、月亮、云彩、山风、冷雨和飞来飞去的鸟。别说初夏了,山里的雨在盛夏,也是冷的,把一沟的草木洗得冷绿如碧波。

偶尔有人声撕破那绿,挤进来,听着闷闷的,大约是被翳郁草木捂的。

春夏之交,常有一两场风,来催促季节的行程。大风扬扬吹过,甩腰掉胯,大模大样,像地痞,晃悠悠,横斜着闯进来,把一溜子草木,推搡得东倒西歪。若地痞不至,就有鸟儿斜飞山涧,投石块一样迅疾而过。鸣声明媚润泽,水滴在瓷碟上打晃一般。啾啾,一声,啾啾啾啾,两声,啾啾啾啾啾啾……哎呀,数不清啦。初夏的鸟,已将声嗓练得老练而顺滑。众多的鸟

声,漏在地上,催了满地草花,黄莹莹、蓝幽幽、白花花。

一座山,一道川,一个村庄,在浅夏时节,是最好看的。一切已氤氲成型,一切又充满希望。

地上的花泛滥,成了潮;树上的叶泛滥,如春水。最严肃最静穆的白杨树,在高处,把臂上的杨花,一朵一朵摘掉,咕嘟嘟冒出一堆绿芽芽。绿芽芽,转眼扑棱开,浑然成为一体,结成了白杨树的婆娑裙裾。着裙装的树们,初走进夏天的舞会,有点儿生涩,有点儿嫩,旋转,旋转,旋转。转着转着,出神了,怔忡片刻,回过神来,回过头,挂上一个笑容。这一笑,逗得槐花如雪,枣叶青亮,一白一青,相伴走进夏天的晨光。

鸽翎峪,难得听到人声。从我们把养殖场和两个小小的住房,建到这里,每次上山来,除了鸡鸣狗叫,便是若有若无的风和鸟声。人夏,热闹了许多,空间因为树叶子的翩跹起舞,日渐拥挤;一种安静的喧闹,荡漾在四周。整个地面和空气,都像

淡绿的水彩打透底儿,人和牛羊呆得时间长了,会变成绿人儿、绿牛、绿羊呢。我想,一定会的。这时节的绿,富含汁液,最有感染力。

清晨,在被窝将帘子“唰”地拉开,对面的青山绿树,扑进窗来。其实,它们早被阳光笼住。杜梨、栗树、荆条,脉络分明地透亮着,阳光穿过它们的绿,洒下温暖。



远山浅夏

□米丽宏

那片阳光林地,在温暖里生发出一种寂寥的气息,如寂寞的琴,孤单的星空。那温暖的寂寥,把它跟外界干净地剥离出来,人世的风也吹不进似的。那味道,一下子涌进身体,将宿梦染个透亮,只觉出浅夏时光的天荒地老。“幽窗开卷,字俱鲜碧”,就是不读书,看看窗外,心思都是鲜碧的了。

曾记得旧笔记说胡雪岩,晨间起身,最先做的事,是端一大盘子珠玩珍玉,凝神细视,说是借这没有烟火气的光亮养眼,舒坦。胡雪岩,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徽商,浮华一世,最终一贫如洗。假若,他将那一大盘子珠玉,置换成一山的碧草绿树,浅夏鸟鸣,大约会赞叹这尘世上,烟火生活的兴致妙于商海玄机了吧。

一字一世界,一笔一乾坤。横平竖直皆风骨,撇捺飞扬是血脉。汉字,形美如画,音美如歌,意美如诗。汉字是一道闪电,照亮了愚昧和黑暗。汉字是时间的纽带,汉字是空间的纽带,汉字是情感的纽带。

她简洁、生动、高效,是最先进的文字语言。中国汉字的美,我们用心来感受。

桃花朵朵开,蒋丹老师就是一朵盛开在课堂上的桃花,带着一群孩子盛开在知识的海洋里,一朵朵桃花如此娇艳,如此明丽,如此可爱。诚如蒋丹所说,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,一群人才走得更远。一个人只是一滴水,太阳一出,马上干枯。一群人就是一个海洋,永远碧波荡漾。术可学,道靠悟。世界上原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才有路。路,是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

唐春苗老师,看似一棵小苗,其实是杏坛的一棵参天大树。课堂上,学生在游戏中,玩耍中,不知不觉就学会了生字。扎实的功底,全能的表演,新型的理念,精美的微课,甜美的语言,清浅的微笑,让人产生一种错觉,这是在上课吗?

众:团结就是力量。
安:静如处子,安居屋中。
休:劳作之人,树下乘凉。
闯:勇敢,莽撞,速度的结合。
问:口进门,勤学好问问题。
武:止戈为武,告诉我们大国重器只为和平。
书:架起人类进步的阶梯。

汉字是讲道理的,懂得谦让,中正平和才是美,是和谐之美。

玉不琢,不成器,课不磨,难出戏。每一次磨课,就是一次雕琢,反思,沉淀,提升,飞跃。

相遇,是一场美丽的花开。感恩有你,在寒冬与“围培”相遇。用一颗火热的心与冬天相拥。用一支素笔,描绘出自己的风景。满怀希望而来,满载收获而归。等你,在“围培”的路上。

在「围培」中邂逅汉字之妙

□李云娥



奇峰秀色

汤青摄影

柳树林和人力三轮车

□小宋



柳树林入口右手边的店铺换了一家又一家,开过超市、米粉店、号称最好吃的烧烤店,还有家常菜馆。左手边是一家复印店,它成立的年代,我家里还没有台式电脑,只有一台插上网卡也登录不了QQ的二手笔记本电脑,那时候我的电子娱乐项目,就是点击“连接网络”,然后等待屏幕上的圈圈旋转、停止、旋转,然后我无奈地打开蜘蛛纸牌。如果那家店铺还存在,现在应该叫做“广告公司”。

我还住在柳树林的时候,有几家常去的店。砂锅米线,清真牛羊杂米粉,DVD音像店,杂货超市,一个胖婆婆开的早餐店,还有我家对面的洗发店。多数店铺生意兴隆的年代,我还敢光屁股满院跑。根据我外婆说,邻里店铺人都很善良。以前她牵着我从柳树林巷口走到巷尾,闻到哪里有香味(我可能属猫吧),就会扯着我外婆往那家凑。无论是饭店还是店主自己在做饭,看我这个白胖白胖的小朋友嗅着嗅着凑上前,总会给我掰半个馒头、盛两勺玉米糊糊。柳树林小,一来二往大家都都熟悉,我外婆说,我就是街坊邻居喂胖的。

那家清真牛羊杂米粉,我确实是从小小碗的食量,吃到了大碗加肉。女老板马尾卷卷的,比较干练。我们家是常客,所以老板跟我们也熟悉。我胃口好,但耐不住被父母控制食量,每回都只能隐藏实力,点个碗红烧牛肉米粉。米粉比云南米线细得多,更入味。加上香菜、腌菜、小米辣,我的真实实力应该是一个大碗加粉加肉。小时候吃,红烧牛肉还是9元,有五坨牛肉,再后来就到了11元,五坨肉变成了三块肉,还有些肥的带筋的,米粉也都藏在汤汤水水的下面,搬家之后也基本没去过了。

柳树林其实就是个小巷,按道理讲是个该重建的单行道,可这里被市政乐此不疲地打着补丁,街道两边还总是停满了车,车流量不小,甚至还有巴士。家门口就有一辆直达我小学的白色迷你巴士,体积是一般公交车的不到二分之一大小。它有时候会从柳树林开过,且通行自在,就像那些身材稍宽大,却能在经济舱的中间位置夹着双臂睡着的人,201路丝毫不觉得地域局促。于是从小我就觉得,巴士司机这个职业的技术含量很高,换作我应该不敢上路,直到现在我坐巴士,看着司机拐弯的时候,我都会屏住呼吸。

穿梭在车流中的还有人力三轮车,现在路上不多了,有的话,也是一种旅游特色项目,收你20块钱,蹬一下电动的脚踏板,带你溜溜弯,毫不真诚。2006年,花两三块钱就能坐绿色的人力三轮车从小学到我家,大约15分钟的样子。

我第一次自己坐人力三轮车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。那天放学,我妈有事,说好我爸来接我。背着“减负”前3公斤的方形米奇书包等在学校大门里面,眼看保安都要回去吃饭了,我想我爸可能不要我了。一边往学校外面走,一边想该怎么回家。坐公交车,但不知道坐哪一班;想走路,但我路痴。又笨又委屈,我站在马路牙子抹眼泪。一个停在校门口等生意的人力三轮车师傅就跟我搭话,问我小朋友你怎么哭了。师傅皮肤黝黑,一头飘逸的长发,单穿着旧得脱色的绿色马甲,老北京布鞋有点儿破了。我说我回不了家。他问我家在哪里,我说在柳树林,他说那我带你回去吧。

师傅很老练,骑车很稳,变换着姿势蹬车,时不时手动刹车。骑得快的時候,长发会和马甲一起飞起来。进入柳树林的时候会变慢一点,因为地面坑坑洼洼。他问我家很善良。以前她牵着我从柳树林巷口走到巷尾,闻到哪里有香味(我可能属猫吧),就会扯着我外婆往那家凑。无论是饭店还是店主自己在做饭,看我这个白胖白胖的小朋友嗅着嗅着凑上前,总会给我掰半个馒头、盛两勺玉米糊糊。柳树林小,一来二往大家都都熟悉,我外婆说,我就是街坊邻居喂胖的。

当然我爸也因为忘记接我回家这个事儿被奶奶说了一顿。我那时候也很纳闷,我家就一个小孩,怎么这都能忘掉。不过我也因此认识了这个好心师傅,兜儿里也开始有钱了。我会时不时照顾他的生意,花两三元钱坐他的车回家。只是四五年的时候我搬家了,要么我妈来接我放学,要么和同学出去玩。所以可能不是我留意,也可能是交通开始管制人力三轮车了,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长发师傅。中小学假期回家的时候,偶尔再坐人力三轮,车都安上电瓶了,10分钟的距离,居然要收我5块钱。

我眼前的这座古镇因龙而得名——成都市黄龙溪古镇,龙文化融进了古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古镇街巷布局像一条静伏的潜龙,“王爷坎”是龙头,“正街”是龙身,“下河街”是龙尾。隔江眺望古镇,高低错落的明清古建筑既恢弘端庄,又势如波涛。堤岸以下,江水似带若蒙。岸上建筑与岸下江水,均呈奔跑之势,恰如一龙升天,一龙在渊。

龙头“王爷坎”地处江水要冲。江之上,从古至今有七个百年以上的渡口,第七渡便是古镇。江水日夜冲击,天长日久,“原堡坎”几没水中,“王爷坎”今为条石砌成,屹立江岸,任洪水冲击自岿然不动,是古镇得以保存至今的防洪屏障。“王爷坎”上有古榕树一株,苍虬斑驳。树旁有茶馆一间,茶馆对联借名古树——“名园别有天地,老树不知岁时。”古榕树新叶片正青春,枝丫横生斜长,犹如给整个茶馆擎着一把巨伞。人们在树下上茶绕红绸带,既表达对树永不老去的祝愿,也祈祷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

有江北来,有河东至,二者在古镇古码头交汇。二水相聚处也有榕树一株,与“龙王坎”的古榕树隔水相望,如牛郎织女不离不弃,千年厮守。也许真如传说,乃前人同时栽种,也许只是后人寓情于树之穿凿附会。二树分离,可谓天涯咫尺,亦可谓咫尺天涯,幸福或忧伤都只是观树的人心境之外化而已。二水交汇处也是三县毗邻地,

古镇新颜

□宋扬

五里不同音,十里味不同。三县百姓在口音、饮食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,而这些差异保持了古镇周边民俗文化的多样性。然而,木板桥串起河两岸,乌篷船连接江东西,三县又是融通的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木板桥换作斜拉索桥,乌篷船被轮渡取代,甚至小货车都能过河去。近近年,在古镇上下游不远处,又建起两座双向四车道的跨河大桥,两桥一架,天堑变通途,中国建设速度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了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。

从“龙王坎”出发,沿正街缓步至古龙寺。古龙寺是古镇最大的一座寺,寺以古寺庙、古戏台、古榕树“三古”有机结合而成一大特色,堪称古镇名寺之首。其中,古戏台又名“万年台”,其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。“万年台”占地103平方米,高8米,是古镇九个古戏台中仅存的一个。据载,“万年台”之辉煌于明清达到巅峰,每年秋收后,老百姓都要做戏答谢神明,自己也乐在其中。“万年台”之古意,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影视创作人,《海灯法师》

《义胆忠魂》等数十部影片曾取景于此。站在古龙寺寺门往寺内探寻,外地游人断然发现不了寺内居然藏着这样一座大戏台,而那戏台正端端地修筑在游人头顶的寺门上,真有“不识戏台真面目,只缘身在戏台下”的况味。戏台两侧的对联堪称一绝——“戏乃虚万籁由虚得实,台尤古千年借古讽今”,道尽了台上台下、戏里戏外的虚实人生。戏台旁,两棵原本间距五六米的古榕树长到了一起,盘根错节,分不出彼此。它们太苍老了,如果不是那两根仿树枝的钢筋水泥柱子支撑,恐已轰然倒下。据说,为了让古榕树免受日益扩张的枝丫拖累,人们忍痛割爱砍掉了除主枝的所有枝丫。两棵树曾经枝叶亭亭如盖,能荫蔽整个古龙寺,当年的繁茂,只能通过老照片去回味了。古榕如佛,慈悲为怀,任藤蔓在自己身上借枝攀援,有大红的花朵在不知名的藤蔓上开,它们就像沧桑古榕的新生。看花,看藤,看树,也是看生命的一时与永恒。

古镇在长达1800多年的发展